



春天的美好

□廉彩红

春天的大地蓬勃着无限希望，它带给人们的感受是悸动，是心跳，是美妙，是细腻，是深切，还有无穷无尽的憧憬。

每当春天来临，我的心里就涌动起一阵阵涟漪，一种走进春天的念头激荡着，催促着我的脚步走出房间，走进山谷、田野、河流。

这个季节，总能听到清脆的笑声，那是儿童在“忙趁东风放纸鸢”；还能听到水在田地里流淌的声音，那是喜悦融入泥土中；更会看到农人劳作的身影，以及他们一张张充满笑靥的面容——他们用弯下的腰，向土地表达虔诚。没有走进过泥土的人，无法深入了解农人手纹中那些粗糙而深刻的故事，也无法理解那些散发泥土香味的语言。

此时，“人勤春来早”是农人的热门话题。由此，我把庄稼与农人一同联想：当庄稼在田野完成一个轮回，秋收后的枯叶干枝被压碎碾入泥土，成为肥料的一部分，去喂养贫瘠的大地，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啊，这是落叶归根的感恩吗？还是一种忘我的完全奉献？它们用自己最后的力量，给予新的种子以营养，只是这样的给予更无声无息，更容易被人无视，它们后悔过吗？大概是没有后悔过的，庄稼和农人一样对土地有着刻骨的爱——它们愿意用自己生生不息的精神一代又一代装扮大地、丰饶大地，让大地一直能够呈现出广博和厚重之美。

春日的清晨，往往有些薄雾。早起的农人，荷着农具，抽着早烟，或者嚼着一块干粮，急急地往田里赶。于他们来说，春的到来，只是催促他们赶快收获和播种。种下一年的希望，便种下了一种心情，当幼嫩的青芽涂满大地，满目青绿摇曳出无限

生机和活力，牵动着风和雨的心灵。春天的田野到处是春风化雨的甘甜和惬意，于是歌声更加清脆、饱满……农人也感觉到了春天的凉意，只是劳作的辛苦，会让他们汗流满面。因而，他们从不抱怨春寒拂面，他们双手捧起的春风早已带着温润的气息。

草木是灵敏的，它们从泥土中感受到了温度，从风里闻到了春天的气味，曾经苍茫枯寂的大地，一点点青翠了。“江旷春潮白，山长晓岫青。”春水生，山带青，没错的，一波又一波荡漾的水波带来了春的气息，山顶、山坡、山谷处处泛出青嫩的喜悦。雨滴落下，荷塘边清新的泥土的气味，还有岸边柳树的袅娜，流连在岸边的行人，悠然自得，独自欣赏着早春时刻。

早春，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，眯着眼休憩着，混沌半开。慢慢地，水变温柔了，太阳的脸红起来了，青嫩的草儿乐弯了腰，风吹过，窸窣窸窣，它们脚挨着脚，肩并着肩，在窃窃私语。熹微的晨光里，每一株玉兰都像是准备捧出一杯美酒献给那一缕晨光，每一条柳枝儿像是正在暖身练习律动的舞者，也像是微酣时书写者下笔落墨的点、捺、撇，那么自由，那么欢心。迎春花和梅花迫不及待地开了，它们用黄色和白色、绿色、红色写满对春天的热切和希望。这大片大片新生的图景，是一幅素笔轻描的国画小品，不戴任何面具，没有丝毫造作，抖落一切粉饰，归真自然，清雅朴实，独具春天的美好。

阳春布德泽，万物生光辉。面对春天，就像面对我们生活的新时代，我们有太多感受，太多喜悦，太多憧憬。让我们走进春天，和春天来一场更热切的拥抱，更真实的奔赴。

李棠阶，字树南，河南温县人，道光二年进士，曾任翰林院庶吉士，云南、广东学政等职。道光二十七年，因违例录取老年武生，部议追责，降三级调用。李棠阶一气之下，称病请假，居家不仕。两年后，应邀赴武陟河朔书院主持讲学，这一讲就是13年。

李棠阶弃官居乡共15年，在这段时间里，中国发生了一系列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包括两次鸦片战争、太平天国运动、捻军起义、道光帝驾崩、咸丰帝驾崩和年仅6岁的同治帝继位（慈安、慈禧二太后垂帘听政）。大清江山日暮途穷，岌岌可危。力挽狂澜于既倒，扶大厦之将倾，经慈禧提议，慈安点头，决定起用一批名声显赫的旧臣入宫辅政，其中就有咱老乡李棠阶李大人。

那天，晴空万里，阳光灿烂。李大人午睡醒来，洗漱完毕，走出办公室，对着太阳打了个大哈欠，然后夹起四书五经赴讲堂授课。刚到院里没几步，但见一队骑马官兵涌入校园，门卫阻拦不及，已抵达李棠阶面前。客官问清姓名，即刻下马，取出圣旨，让李棠阶听宣。李棠阶急忙跪下，洗耳恭听。关键就那一句话：李棠阶即刻启程进京，入宫听用。

李棠阶双手接过圣旨，审视再三，犹豫再四，不敢违抗，也不敢再称病推辞，便将所教课程做一番交代，钻进两头小毛驴拉的青布小轿车去了北京城。赶车的是他刚满19岁的儿子，让儿子赶车，一来到北京开开眼界，二来路上照应方便。年轻人性急，一路上，小鞭儿赶着两头小毛驴不停地跑，紧跑慢赶，三天抵达北京城。

跨过金水桥，穿过天安门，来到皇宫大院。先见谁呢？三思之后，决定先去拜见小皇帝。皇帝再小，也是一国之君啊！



小小说

李棠阶入宫

□及 一

其时，小皇帝正在太和殿前由两位小太监陪着弹琉璃蛋呢。那琉璃蛋可是外国进口货，当时的中国根本不会造。那么圆，那么滑溜，那么透亮，五颜六色，每个里面都有个眼珠子。这么高级的玩意儿，除了皇帝，谁家孩子能玩得起？李棠阶虽没见过那玩意儿，但丝毫不感兴趣，他关心的是工作，是社稷江山。急忙忙趋步上前，扑通跪下，高声唱诺：微臣李棠阶叩见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儿子也跟着跪下磕头，高喊万岁万岁万万岁。谁知那三个小家伙儿只顾贪玩，对李棠阶也不看一眼。李棠阶再次叩头，再喊万岁万岁万万岁。这一来，小皇帝说话了，问两个小太监：他是谁呀？两个小太监齐声说：不认识。小皇帝发了脾气，都不认识你，滚蛋，快滚蛋！李棠阶以为这三个人没听明白，再次叩头，再次禀报：微臣李棠阶奉旨入宫听用……没等下面的话出口，小皇帝急了，大声发起脾气：叫你滚就滚，哪那么多废话？滚，滚，快滚！两个小太监也狐假虎威狗仗人势地咋呼起来：再不滚就是欺君之罪，可要杀头的。李棠阶哭哭不得，只好拍拍两只沾土的袖口，颓然离去。

上哪呢？上东宫吧，拜见慈安去，她是老大。

来到东宫，被宫女拦住，说是太后有恙，刚喝了药躺下发汗呢，严禁任何人打搅，想拜见改日再来。李棠阶不得不快快而退。

直奔西宫，拜见老二——慈禧。如果再吃闭门羹，就干脆回去，继续教书。

西宫里，年纪轻轻容光焕发的慈禧太后正在享受着李莲英的按摩技术，对于李棠阶，她只知其名，不认其人。宫女禀报后，她红唇微启，吐出四个字：领他进来。

李棠阶被领进屋，他儿子却被拒之门外。

李棠阶一进屋便跪下磕头，先向太后请安，再自报家门。平身吧。慈禧客气道。继而又问：门外站的何人？李棠阶赶紧回话：微臣犬子。不知慈禧太后真的不懂，还是有意说笑，鼻腔里哼哼两声，道：犬子，啥犬子？李棠阶又赶紧回话：就是我的孩子。慈禧道：那就让进来啊，我就喜欢孩子。李棠阶正巴不得这一声呢，赶紧出门，将孩子拉了进来。孩子比父亲高半头，慈禧见了，不由道：哟，都成大人啦，还孩子长孩子短哩。李棠阶闻言，扑通跪下，连连磕头，高声唱诺：谢太后隆恩，谢太后隆恩。慈禧笑了，说：我连块糖还没给孩子呢，你谢我什么？李棠阶跪着回话：太后封犬子为大人啦，当然该谢。那“大人”二字，说得特别高亢明亮。紧接着，侧头朝孩子挤挤眼。孩子会意，急忙跪下，磕头如捣蒜，连声谢太后隆恩。

垂帘听政的太后自是金口玉言，一言九鼎。话既出口，覆水难收。慈禧忍不住笑了，说：你们这些个读书人呀，个个心灵机巧。也罢，封就封啦，领孩子上吏部去吧，说你的事，也说说孩子的事。就说我说的，将孩子补到七品册上，先在吏部当个听差的，历练几年后再放实职。

李棠阶父子再次叩头，千恩万谢。

不久，慈安太后得陡病去世，慈禧太后独掌大权。李棠阶学识渊博，聪慧过人，深得慈禧器重，连连擢升，官至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。

在漫长的仕宦岁月里，咱老乡李大人，居庙堂而忧黎民，持高俸而犹俭朴，兢兢业业，恪尽职守，虽不能扶大清江山于将倾，却也做到了清正廉明，刚正不阿。故青史留名，后世称颂。

本版来稿请发至邮箱：jzwbxq@163.com（请注明姓名、电话及具体地址）